

亂彈及其他

瞿秋白遺著

1938 霞社校印 5月5日

一九三八年五月五日初版

精裝……………二元五角

平裝……………一元三角

上 海 震 社 校 印

總 目

上 篇

亂 彈	1
序	3
世紀末的悲哀	7
吉訶德的時代	10
一種雲	13
非洲鬼話	15
苦力的翻譯	19
民族的靈魂	21
流氓尼德	25
鸚哥兒	30
沉默	33
暴風雨之前	36
新鮮活死人的詩	38
不可多得之將才	42
拉塊司令	46

小諸葛	49
老虎皮	52
“匪徒”	56
英雄的言語	59
財神的神通	63
狗道主義	67
紅蘿蔔	71
懺悔	74
反財神	78
小白龍	81
啞吧文學	84
畫狗吧	86
詩	89
“向光明”	91
小說	93
“矛盾”的繼續	95

下 篇

論中國文學革命	107
學問萬歲	109
鬼門關以外的戰爭	141

羅馬字的中國文還是肉麻字中國文	178
普通中國話的字眼的研究	216
中國文學的古物陳列館	227
論大眾文藝	237
大眾文藝的問題	239
再論大眾文藝答止敬	249
我們是誰	272
歐化文藝和大眾化	277
論文輯存	283
請脫棄“五四”的衣衫	285
“自由人”的文化運動	288
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	294
革命的浪漫諦克	313
戰爭文學	318
史大林和文學	323
蘇俄文學的新階段	329
論弗理契	349
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360
談談“三人行”	389
美國的真正悲劇	397

滿洲的“毀滅”	405
“鐵流”在巴黎	409
論翻譯	415
再論翻譯答魯迅	426
譯文補遺	443
高爾基和第二次的世界大戰	445
新土地	451

亂彈

原
书
空
白
页

代 序

中國黃金時代的紳士，曾經有過自己的藝術。那所謂“黃金”，當然也是從紳士的觀點來說的。譬如乾嘉之世，或者更神祕些，唐虞三代。可是，要講咱們末世還記得的流風餘韻，那還是說得近些罷。三代的“韶樂”，現在即使沒有失傳，至多也不過給吃租階級的大魔王做做“配享”，例如上海第一名大市民哈同出棺材的時候，就用了“韶樂”；對於小市民，這是輪不到的了。倒是三代而下的乾嘉之世的“崑曲”，卻跑到了上海的無線電裏來了。這一個中國的“國粹”居然發揚而光大了。不但第一名的市民，而且第二名到第五六名等等，也可以欣賞欣賞。

“市民”——citizen是所謂自由的公民，是和“奴隸”對待的名稱，這就是現在中國上海式的紳商。但是，紳商究竟和紳士不同。“商”和“士”一字之差，在時間上至少差了一世紀呢。而崑曲才是真正道地的中國舊式紳士等級的藝術。這老老實實是紳士等級，而不是紳士階級。乾嘉之世的紳士之中，固然不錯，也有些鄭板橋之類的名士所瞧不起的鹽商“駟儉”混雜在裏面，然而，他們始終也是“官兒”，至少也是類似於官的“準官兒”，他們也總要弄些身份，——譬如屁股

可以不挨打，見官是用大紅名片的身份，總之，一定要加入那個紳士的等級。這樣，當時這種“等級的藝術”——崑曲是很盛行的。咱們不在整理國故——原是在亂談——咱們暫且不來考據什麼元曲明曲和北調南腔，研究這些撈什子是怎樣從平民等級的歌曲裏發展出來的。咱們只說這傢伙到了紳士的黃金時代已經成了什麼東西！這種崑曲裏面，早就給許多貴族紳士的文人，填塞了一大堆一大堆牛屎似的“餛飩”進去！這還是戲臺上的歌劇嗎？對不起，先要問一問：這所謂戲臺是個什麼樣的臺？這絕對不是草臺班的戲臺！聽罷。崑曲的聲調是多麼“細膩”，多麼“悠揚”，多麼“轉仄”，多麼“深奧”，——多麼低微，多麼猥瑣。真像他的主人的身份。崑曲的唱工是要拗轉了嗓子，分辨着聲母介母韻母，咬準那平上去入，甚至陰平陽平陰上陽上……中國的四方塊的謎畫似的漢字，在這裏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去障礙束縛揉挪躑躅那音樂的發展，——弄得簡直不是活人嗓子裏唱出來的歌聲。這的確確是紅氍毹上的東西。無論怎麼唱得好，在二十步之外，就要喪失牠的神韻的，因為那平上去入的奧妙，本身就不願意給下等人聽清楚的。崑曲的戲臺原本是三開間的花廳裏鋪上一條紅地毯。聽的人就坐在離地毯五六步的太師椅上。站在二十步以外的二爺們，手裏夾着楠木的拜客帖子的盒子，他們是來伺候大人老爺的，不是來聽戲的。所以，崑曲也用不着給他們聽得懂。這本來是紳士的“第宅”——狀元及第之第——裏面

的東西。唱崑曲的戲子，也和他們的同類“倡優所畜”的文人一樣，是豢養在這種第宅裏。

這樣一回事的崑曲真是“國曲”，值得和“國術”，“國醫”，“國什麼”等等……一同保存起來！中國的紳士搖身一變變成了紳商。崑曲也就削尖頭腦，一鑽鑽進了無線電播音臺了。

可惜，現在的市民始終是俗物居多，懂得崑曲的人實在有限得很。原來“乾嘉以降”不久，崑曲的清歌曼舞的綺夢，給紅巾長毛的“叛賊”搗亂了，給他們的喧天動地的鼙鼓震破了。是的！乾嘉之世和同光之世之間，夾着這麼一段“可怕可恨”的回憶。不知怎麼一來，在同光之世，我們就漸漸，漸漸的聽見那崑曲的笙笛聲離得遠了，遠了，一直到差不多聽不見。而“不登大雅之堂”的亂彈皮簧，居然登了大雅之堂。現在時髦的早已不是崑曲，而是京戲了。

所謂京戲的亂彈皮簧是什麼？這本來是草臺班上的東西。高高的戲臺搭在曠場上，四周圍是沒遮欄的，不但鑼鼓要喧天，而且歌曲也要直着嗓子的叫，纔配得上“亂彈”的別名，纔敵得過臺底下打架相罵的吵鬧。滿腿牛屎滿背汗的奴隸們，仰着頭張着嘴的看着臺上。歌詞文雅不得，也用不着文雅，因為禁不起那唱戲的直着嗓子一叫，叫到臨了：不押韻的也押韻了，平仄不調的也就調了！這曾經是別一個等級的音樂，別一個等級的藝術。當然是平民等級了。但是，統治階級總有辦法的。皮黃既然登了大雅之堂，他們也就請你“雅

化”了。樊樊山制軍，袁寒雲世子，王曉籟先生，某某老班等，也就來“愛美”——客串一下，串得個珠圓玉潤滿紙琳琅了。

這世界上的一切，其實都是這樣的！尤其是在中國，在這商亦非紳不可的國家裏，一切都要這樣套上馬勒口，不準亂來的。——“亂彈”始終又不亂了！舊規律舊禮教去了，又來了什麼新規律新禮教！

然而，在這個年頭，總有一天什麼都要“亂”。咱們非紳士的“亂”，不但要恢復，而且“亂”出個道理來的。

於是乎，咱們不肖的下等人重新再亂彈起來，這雖然不是亂刀亂槍地的機關鎗裏的亂彈，至少暫時够得上天南地北七張八嘴的亂談。

一九三一，九，一七。

世紀末的悲哀

時候也是有主人的。對於有些人這是世紀末；對於另外一些人，也許是世紀初——黃金時代的開始呢。然而，黃金時代雖則不遠，卻不是這麼容易達到的。這要經過血污池，奈河橋，刀山，油鍋，以及……一切種種這類的東西。在這條路上，究竟是悲哀，是痛苦，是興奮，是痛快，是快樂？這都是又當別論，不在亂談之列。

只說世紀末的人們的確充滿着悲哀，實在“可憐”！

世紀末的人原本是都有“怕血症”的，一見着這麼幾點兒血漬，他就戰慄着，痙攣着……嚇得個半死不活。呵！神經衰弱的時代呵！但是，神經衰弱的人之中，有些因為得病的病根特別些，他們會一跳起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突然變成空前的，而且一定絕後的勇敢。

怕血症會變成渴血症。天在旋轉着，地在震盪着，洪水汎濫着，火山爆烈着，牛馬怒吼着……這是什麼？是世界的末日到了？駕馭這個世界的上帝雇用那些神經衰弱而又勇敢得空前絕後的人，來支持這個世界。也許正因為受着上帝的雇用，所以變得這麼勇敢。他們是在哼哈着，叱咤着，叫喊着……這像黑夜裏小孩子的叫喊，越是叫得響，越是因為他們的膽怯；要叫出古代的英雄，要叫出三代的道統，要

叫出顯微鏡下放大一萬萬倍的家族和祖宗，來救命，來……。叫着“天下孰能一之，曰，唯有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同時，口裏要喝洪水似的血，還不能解渴呢。這樣的狂叫，是自欺欺人的，不過是想掩過自己的膽怯，蓋住內心的悲哀，世紀末的悲哀。這是悲哀得發狂了。

同時，世紀末的人們之中，有些卻很忠實於自己的怕血症。他們也許像兔子一樣，把自己的頭和美麗的血紅的眼睛，躲在自己的腳爪底下，自以為人家不看見他了，因為他看不見人家了。他們死也不肯走出“象牙之塔”，也許“走出了象牙之塔”，可又走進了“水晶宮”。象牙塔和水晶宮，還不是一樣的建築在血肉模糊的骷髏場上？但是你不知道，在象牙塔和水晶宮的裏面，始終是別有天地非人間的。這裏有肉感，有愛神，有……這裏是多麼清閑，又多麼孤寂，這裏是多麼瀟灑，又多麼悵惘！即使不幸謫出了象牙塔和水晶宮，也還會吹簫吳市，做個風雅的乞丐。一樣可以有牢騷，有落拓……等等的詩境。所有這些上帝御選的人們，總不免要口中念念有詞，哼哼唧唧。這是些什麼神祕的咒語，還是白天說夢話呢？誰也不知道。憑他是滿腹浪漫主義的錦繡文章，或者是滿腔人道主義的憐憫，人家不懂得他們，只有他們自己懂得。這些呻吟並非無病的。病就在世紀末。病就在於世紀末的悲哀，那是衷心不可救藥的無窮無盡的悲哀。這也是悲哀得發狂了。

不過，發狂病也有好些種，上面講的，便是武癡和文癡之別。如

果豺狼貓狗的動物院看厭了的話，不妨看看這文癡武癡的瘋人院，倒也怪有趣的。

吉訶德的時代

據說中國識字的人很少。然而咱們倒沒有統計過，如果說中國識字人只有一萬，或者兩萬，大概你總要搖頭罷？可是，事實上，所謂新文學——以及“五四式”的一切種種新體白話書，至多的充其量的銷路只有兩萬。例外很少的。

其餘的“讀者社會”在讀些什麼？如果這一兩萬人的小團體——在這四萬萬的人海之中，還把其餘的人當人看待的話，我們就不能夠不說中國還在吉訶德的時代。“中國”！——我是說那極大的大多數人的中國，與歐化的“文學青年”無關。

歐洲的中世紀，充滿了西洋武士道的“文學”。中國的中世紀也就充滿了國術武俠小說。中國的人腦經裏劍仙在統治着。西班牙中世紀末年的西萬諦斯寫了一部“吉訶德”，把西洋武士道笑盡了。中國的西萬諦斯難道還在搖籃裏麼？！或者還沒有進娘胎！？

不錯，中國的“水滸”是一部名貴的文學典籍。但是，恐怕就這一部罷。模仿“水滸”的可以有一萬部，然而模仿到什麼地方去？草澤的英雄，結果即使不是做皇帝，也不過是劫富濟貧而已。我們可以想得到：是有那種“過屠門而大嚼”的人！——這個年頭，這個世界，不但

恨貪官污吏豪強紳商的人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恨的對象，又新添了好些貪工頭，污那摩溫，大小賣辦，×國新貴。——恨得真正切齒，你可以看見他們眼睛裏的兇光，可以看見他們緊張的神經在那裏抖動，你可以看見他們吃燒餅的時候咬得特別起勁，這是他們在咬“仇人”的心肝，剛剛他們腦經裏的劍仙替他們殺死了挖出來的。然而，既然這樣恨這些貪官污吏，以及新式的貪什麼，污什麼的，那麼他們要幹什麼，他們要怎麼幹呢？——他們是各不相關的，各不相顧的。雖然他們是很多，可是多得像沙塵一樣，每一粒都是分離的，這不僅是一盤子的散沙，而且是一片戈壁沙漠似的散沙。他們等待着英雄，都各自坐着，垂下了一雙手。爲什麼？因爲：“濟貧自有飛仙劍，爾且安心做奴才”。“欲知後事如何”？那麼，“請聽來生分解”吧。

至於那些十五六歲的小孩子，偷偷的跑到峨嵋山五台山去學道修仙煉劍，——這樣的事，雖然近一年來單是報紙所登出來的，就有六七次，——始終可是，還是比較的少數。這總算不在等待英雄，而是自己想做英雄了。

究竟想做的和等待的是些什麼樣的英雄？那你不用問，請去想一想；這些英雄所侍候的主人，包公，彭公，施公，是些什麼樣的人物，那些英雄的本身也就可想而知。英雄所侍候的主人，充其量是一個青天大老爺，英雄又會怎麼高明呢？